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飘
(下)

世界名著经典阅读系列

是人类文明

发展史的缩写

能够穿越时间的隧道和历史的长河

为人们所长久研读

本系列丛书精选世界文学史上典范之作

在阅读过程中潜移默化的

影响个人的行为举止

成为一个人思想中最深沉的积淀

因此可以说，她们塑造了人类文明

注解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向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耿雨

译

Gone with the wind

READ WORLD FAMOUS CLASSICS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飘 (下)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耿雨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第四部



第三十一章

一八六六年一月一个严寒的下午，斯嘉丽奥哈拉坐在办事房给皮蒂姑妈写信，详细解释为什么她自己、梅勒妮或埃什利都无法回到亚特兰大去同她一起住。这已是第十次写这样的信了，她很厌烦，因为知道皮蒂姑妈一读完开头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又一次来信诉苦：“可是我真恐惧独自一个人生活呀！”

她的手冻僵了，便停下来使劲搓搓，同时将双脚深深踹入裹着脚的旧棉絮里。她的拖鞋后跟实际上已经磨掉，不得不用碎毡片垫起来。毡片尽管使她不必直接踩地，但已没有多少保暖作用。那天早晨，威尔把马牵到琼斯伯罗钉蹄铁去了。斯嘉丽暗想这世道真变得怪了，马还有鞋穿，而人却像院子里的狗那样光着脚。

她拿起笔接着写信，但这时听到威尔正从后门进来，便又把笔放下。她听到他那条木腿在财务室外面的穿堂里梆梆地响，后来没有声息了。她等了一会儿，想必他会进来，不过毫无动静，于是她只好喊他。他进来了，两只耳朵冻得通红，淡红色的头发一片蓬乱，站在那里俯视着她，嘴角浮现着一丝幽默的笑意。

“斯嘉丽小姐，你究竟攒了多少现款呀？”他问。

“难道你贪图我的钱要同我结婚吗，威尔？”她有点粗鲁地反问他。

“不，小姐，我只是想知道。”

她询问地凝视着他。威尔显得不很认真，不过他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反正她觉得出了什么事。

“我手头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那个北方佬留下的最后一点钱了。”

“唔，小姐，这会不够的。”

“不够干什么？”

“不够交纳税金，”他答道，一面蹒跚地走到壁炉前面，弯下腰伸手烤火。

“税金？”她简单地重复了一遍。“我的上帝，威尔！我们已经交过税了呀！”

“是的，小姐。但是他们说你交得不够。这是今天我在琼斯伯罗那边听到的。”

“可是，威尔，我弄不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斯嘉丽小姐，我的确很怕再给你添烦恼，因为你已经苦得够受了，可是我又不得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还得付更多大笔的税金。他们把塔拉的税额增加得吓人地高——我敢说超过了县里任何一宗不动产。”

“但是既然我们付过一次了，他们就不能让我们交更多的税金。”

“斯嘉丽小姐，现在你不常常到琼斯伯罗去了，不去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这些日子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夫人、小姐们不该去的地方了。如果你到那儿去得多了，你便会知道，近来那里出现一大帮子流氓，共和党和提包客在当政。他们一定会让你气得要命。另外常常有那些黑人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连白人也不能在人行道上走了，以及……”

“不过这群人跟我们的税金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讲的正是这件事，斯嘉丽小姐。塔拉庄园的税让那帮坏蛋很不满意，让人觉得就像我们年年都能收到一千包棉花似的，这里也是有一些原因的。我刚听到这个消息，就悄悄地到那些不像样的酒吧里去了，从中细心探听。由人家的闲言碎语中，我发现有个人相中了我们塔拉这块地方，因此才将税金定得非常高，假如你付不出那些额外税金，政府就会把塔拉收走，接着公开拍卖，这么一来，那个人就能够用低价买下这么大的庄园了。谁的心里都明白你一定交不出这笔税。到底是什么人想买这块地方，我现在依然不清楚。我一直没调查出来。但是我认为那个与凯思琳小姐结婚的希尔顿准知道，因为我跟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怀好意地笑了。”

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摩着他那段残余的腿。每逢天气阴冷，这只断腿总是隐隐作痛，加上那半截木头又镶接得不是很好，让人很不舒服。斯嘉丽目光呆滞地盯着他。在说到塔拉即将面对这个要命事情的时候，威尔的态度仍旧那么若无其事。塔拉要被政府收去公开拍卖吗？那么他们大家应住在什么地方呢？塔拉庄园将要属于别人的财产了吗？不，这是不可能的！

这段时间以来，她一直都在专心致志地管理塔拉庄园的农业，因此对外界的这些事情不大关心。威尔与埃什利能够处理在琼斯伯罗和菲耶特韦尔两处可能要办的所有事务，斯嘉丽完全用不着离开塔拉庄园。在饭桌旁边，威尔和埃什利讨论在这种重建时期的一些事情，她一点儿都听不进去，正如以前不怎么在意爸爸谈论战争一类的事情一样。

当然喽，那帮倚仗共和党为自己谋私利的人和那群南方败类她也听人说起过；她同样听说过那些提包党人，他们是在战争中宣告投降之后像蝗虫一样涌到南方来的北佬，他们的全部家当只装在一个提包中。她和那个所谓的自由的黑人办事处也曾有过几回让

她很不愉快的经历。她也听说过某些新近得到自由的黑人态度变得非常傲慢无礼的传闻，但对这一点她总是无法相信。她自打出生以来，还没有亲眼见过胆大妄为、目中无人的黑人奴仆呢。

不过，很多事情一直被威尔和埃什利串通好对她隐瞒着。战争的灾害过去以后，重建故园时期是比战争还要深重的灾害，但是一说到当前形势，他们两个人总是尽量不提那些比较骇人听闻的具体情况。就算是斯嘉丽耐着性子高兴地听，她一般都是不怎么在意的。

她听埃什利曾经说过，现在的南方被当作一个被征服的俘虏对待，而那些征服者对他们主要采取报复政策。不过，这样一种报道对斯嘉丽而言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战争只是男人们的事情。威尔曾经也对她说过，北方人好像不想让南方人再有出头之日了。唉，男人们总喜欢为一些蠢事操心，斯嘉丽想道。北佬以前从来都没有对她实施任何暴力，这次一定也不会这么做了。如今再也没有必要为北佬政府担忧了，最要紧的是努力工作。不过怎么说，战争已经过去了。

然而斯嘉丽并不知道竞争的所有规律都已变得相当坏，老实地干活儿根本不能挣到正当的报酬了。佐治亚州如今简直处在戒严法的控制之下。北佬在整个地区都有驻军，自由的黑人办事处控制这里的一切，他们正在制定适合于自身利益的法规。

这个自由的黑人办事处是政府组织起来的，专门照顾那些已经获得自由的懒惰而激动的黑奴，便于把他们由成千成千的大庄园内转移到村庄和城市里来。办事处里养着他们，任由他们游手好闲，这样就可以教坏他们，激发他们去报复过去的主人。乔纳斯·威尔克斯是塔拉分局的负责人，他以前曾是塔拉的老监工，凯思琳·卡尔福特的那个北佬丈夫希尔顿做了他的助手。他们两个肆意散布谣言说，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等待时机把这些黑奴重新收回去使其沦为奴隶，那些得到自由的黑人唯一避免这种命运的希望就是尽力寻求这个黑人办事处和共和党为他们提供的种种保护。

威尔克斯和希尔顿进一步对他们说，黑人和白人不管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区别，并且很快白人和黑人就能够通婚，他们过去主人家的财产也要拿出来均分给他们，每人都将分到属于自己的四十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他们还用关于白人对黑人逞凶犯罪的故事进行宣传，煽动他们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奴感情素来是十分密切的，如今，仇恨和猜忌空气又开始抬头了。

“解放了的黑人办事处”由军队作后盾，军方为了控制这些被征服的百姓，发布了一些法令，有一些内容互相抵触。人们动辄被逮捕，哪怕对局里的官员有些冷淡同样会被指控。学校、卫生单位、有关日用品销售甚至人们衣服上钉什么样的钮扣，军方都会

管制。对斯嘉丽所经营的买卖或者交易，威尔克斯和希尔顿有权干涉，就连她所出卖和交换的物品的价格也得由他们任意规定。

威尔早已说服斯嘉丽专心经营塔拉，生意上的事让他来处理，所以她本人很少和那两个北佬发生什么联系。威尔生来是个好性子，顺利地克服了几桩诸如此类的难题，并对斯嘉丽只字不提。假如必须这么做的话，他是能接着应付提包客和北佬的。只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他没法应付了。这笔额外规定的税还有塔拉庄园就要失去的事情，他必须让斯嘉丽知道——她应该立刻知道这些消息。

她目光炯炯地望着威尔。

“啊，该死的北方佬！”她嚷道，“他们狠揍了我们，让我们成了乞丐，莫非这还不够，要放任流氓来凌辱我们吗？”

战争结束了，和平已宣布到来，不过北方佬仍然有权掠夺她，仍然能叫她挨饿，仍然能把她赶出家门。而她却那样傻，曾经以为熬过这段艰难日子，只要她能够坚持到春天，就会万事大吉的。可威尔带来的这个令人绝望的消息却在整整一年累死累活和苦苦盼望之后降临，这无疑是将她完全压垮的最后一份负担了。

“唔，威尔，我还满以为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困难也就完了呢！”

“不会的，”威尔扬起他那张瘦削的乡巴佬面孔，冷静地注视着她。“我们的困难还刚刚开头呢。”

“他们要我们付多少额外税金呢？”

“三百美元。”

一时间她被吓得张口结舌了。三百美元呀！这听起来就像三百万美元一样。

“怎么，”她惊慌地嗫嚅着，“怎么——怎么，那我们无论如何得筹集三百美元了。”

“是的，又是月亮又是虹，或者两个都要，很不容易啊。”

“啊，不过威尔！他们是不能出卖塔拉的。你看——”

他那温和暗淡的眼睛流露出深深的仇恨和痛苦，这超过了她原先的估计。

“唔，他们不能？我看，他们不仅能而且会乐意出卖的！斯嘉丽小姐，国家已经完全沦为地狱了，请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那些提包党和流氓有投票权，而我们民主党人大多没有。这个州的任何民主党人，只要他一八六五年在税收册上有两千美元以上的税额，就不能投票选举。这个规定把你父亲和塔俄勒顿先生以及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少爷们都排除在外了。凡属在战时担任过联盟军上校以上军官的人都不能投票，而且，斯嘉丽小姐，我打赌这个州有比南部联盟任何别的一个州更多的上校。同时，只要在联盟政府下面担任过公职的人也不能投票，这样一来，从公证人到法官都被排除了，而林区是到处有这

种人的。事实上，北方佬制造那个大赦誓言的办法就是让每个在战前稍有身份的人都一律不能投票。聪明能干的人不能，上流社会的人不能，有钱的人也不能。

“哼，我就能投票，一旦我履行他们那个讨厌的宣誓。一八六五年我一个钱也没有，当然更不是上校或别的什么体面人物。可是我就不去宣誓。再怎么倒霉也不去！要是北方佬行为正当，我也许已经立誓忠于他们了，可现在已经不行了。我可以被迫回到联邦，但决不能被改造成一个联邦分子。我宁愿永远丧失选举权，也决不去宣那个誓。不过像希尔顿那样的流氓，他却有选举权；像乔纳斯·威尔克斯，像斯瑞德利家那样的下流白人，以及像麦金托什家那样的废物，他们却有选举权。而且他们都在管事。而且，如果他们要欺负你，叫你付上十倍的额外税款，也是办得到的。就像一个黑人杀了白人而不判刑。或者——”他没有说下去，认为难以启齿，而他们两人都分明记得，在洛夫乔伊附近那个偏僻的农场里一个孤单单的白人妇女曾遭遇到什么……“那些黑人能够做出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而‘自由人局’和士兵们都用枪杆子给他们撑腰，可我们不能参加选举，对此毫无办法。”

“选举，”斯嘉丽喊道，“选举！选举跟这事儿究竟有什么关系啊，威尔？我们谈论的是税呀……威尔，大家都知道塔拉是个多么好的庄园。要是有必要，我们可以先将它抵押出去，拿钱去筹款付税算了。”

“斯嘉丽小姐，你为人一点也不傻，怎么这会儿说起话来却傻乎乎的呢？谁有这么多钱来押贷这个庄园呢？也只有那帮想方设法想从你手里得到它的提包客啊！你想一下，人人都有自己的地，如今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你根本不能将塔拉抵押出去。”

“我由北佬身上取下的那个钻石耳坠可以拿去卖钱呀。”

“斯嘉丽小姐，这附近一带哪有人还有闲钱买钻石耳坠啊？人们就连买点儿肉的钱都没有了，什么人还会去买这种不实用的装饰品呢？如果你现在有十枚金币，我敢肯定，肯定比大部分人富有了。”

这时他们两个又沉默了。斯嘉丽感到自己现在又拿头在碰一堵坚固的石壁了。过去的这一年，她碰过的石壁已经特别多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斯嘉丽小姐？”

“我也不知道。”她茫然地说，没必要担忧这件事了。这也不过是意外地增加了一堵石壁罢了，她突然间感到特别累，全身骨头都酸疼了。究竟是因为什么，让她这样努力地工作、奋斗，并且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竭呢？而每一番挣扎以后都似乎是失败在等待着取笑她。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她说道，“只是一定别叫爸爸知道，他会很烦恼的。”

“那当然。”

“你对别人说起过吗？”

“没有，我一听说就到你这里来了。”

不错，她思索道，无论是谁听到了什么坏事一定会径直到她这里来的，她对此感到烦透了。

“威尔克斯先生在什么地方？或许他能够出些主意。”威尔用温柔的眼光凝视着她，就像埃什利刚回到家的头一天一样，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清楚。

“在果园里，他在劈栅栏。刚才我在拴马的时候听见他的斧子发出来的声音。但是他也不会有比我们更多的钱。”

“莫非我不能同他去商量一下这件事情吗，威尔？”她刻薄地说，同时用力踢去了那块裹着双脚的棉絮，然后站起身来。

威尔也没有表示反对，依然将双手放在炉子上方搓着。“你最好戴上围巾，斯嘉丽小姐。外面很冷呢。”

不过她懒得到楼上去拿，因此没有戴围巾便出去了，她现在需要见埃什利，对埃什利说一下自己遇到的麻烦。这事特别紧急，不能继续等下去了。

要是只有埃什利独自一人在那儿，那真是太好运了！从埃什利回来以后，她从来都没有跟他私下谈过半句话。家里人总是围在他的身旁，而梅勒妮就像他的影子似的，不时地摸摸他的衣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证明他确实在那里。斯嘉丽一看见那种此君非我莫属的亲昵样子，就会惹起满腔妒火，有好几个月她心想埃什利可能已经亡故，所以这种妒火也逐渐平息。此刻她决计要独自去见他，这一次没有人能够阻拦得了她。

穿过满园光秃秃的树枝，她的两脚被潮湿的野草弄湿了。她的耳朵里传进了埃什利在沼泽地里用斧子劈栅栏的声音。北佬将那些栅栏肆无忌惮地烧得很干净，要是想修复就需要费很大功夫，而且是件苦差使。不过所有工作好像都是没完没了而又艰苦的，她很不耐烦地思索着，这让她感到厌倦、恼火又烦闷。如果埃什利是她的丈夫而并非梅勒妮的，那么她现在就会走到他跟前把自己的头伏在他的肩膀上嚷着揉着，把自己的一身重担都推给他，叫他努力想办法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该是多好呀。

石榴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寒风中摇摆着，她从石榴树旁边绕过去，就看见他倚着斧把儿在用手擦着额头上的汗。他穿着一条灰胡桃色的破裤子和杰拉尔德的一件破衬衫，这件衬衫在从前境况好的时候杰拉尔德只是在法院开庭日或者去参加野宴时才穿。这件皱巴巴的衬衫穿在埃什利身上短得不成样子。他把外衣吊在一根树枝上，因为干这种活儿是会流大汗的。斯嘉丽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刚好站在那儿休息。

眼见埃什利穿着破衣烂衫，手中拿着一柄利斧，她的心里对他立刻充满了怜爱之情，命运的安排让她激动得难以自制。他从前是那样娇生惯养、无忧无虑，而现在竟是一副破衣烂衫、辛苦劳累的样子。他的那双生就不是来干活的，而他的身子天生也只能穿呢料子和精细的亚麻布。上帝让他坐在宽敞的大宅之中，和体面的人们自在地聊天，或者写些音韵优雅的诗文，或者弹弹琴，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能忍受自己的孩子穿用麻袋布改制的围兜，姑娘们可以穿肮脏的旧方格布衫，威尔能够在地里更辛苦地干活儿，但是她却见不得埃什利受这种委屈。他太文雅了，而且对于她而言他太珍贵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过这样的日子。即便叫她自己去劈木头，而不让她看见埃什利干这种活儿，她都愿意。

“人们都说亚伯拉罕·林肯也是劈栅栏出身呢，”埃什利等她走上前来时说道，“你想想看，我未来也许同样会爬到很高的地位呢！”

她皱了皱双眉。他在这些困难面前似乎总是那样满不在乎。但是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问题，因此他说的话几乎把她给激怒了。

她简洁地将威尔听来的消息对他说了，直截了当得很，说出来以后她的心里如释重负一般。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提供一些好主意。然而他却什么话都没说，当看见斯嘉丽正在哆嗦的时候，树枝上的大衣被他拿下来披在她肩上。

“怎么了，”她终于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必须去什么地方弄到这些钱？”

“当然，”他说道，“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弄呢？”

“我是在问你啊。”她有点儿生气地回答说。那种无担一身轻的感觉顿时不见了。即使他无能为力，也应当说几句宽慰她的话啊，就算只说一声“唔，真的很抱歉”也行啊。他只是微微笑了笑。

“在我回来以后的这几个月内，我只听说过一个人确实很有钱，他就是瑞德·巴特勒。”他说。

上个星期，皮蒂姑妈又给梅勒妮寄来了信，说瑞德已经带了一辆马车和两匹骏马回到亚特兰大了，布袋里装满了美钞。不过她又表示了这种意思，也就是说他的钱或许来路不正。皮蒂姑妈跟大多数亚特兰大人有相同的看法，认为瑞德过去曾想方设法地将联邦政府里一笔秘密的数百万款子弄到手中跑掉了。

“我们别再谈他了吧，”斯嘉丽立即说道，“世界上就算只有一个卑鄙的家伙，那也是他。不过，我们大家应当怎么办呢？”

埃什利把斧子放下，双眼无助地往别处望去，就好像已经到了很远很远的斯嘉丽无法随之而去的地方。

“我所担心的不但是在塔拉居住的我们，还有每一个南方人，他们未来都会怎么样呢？”他说道。

她真想立刻冲着他大喊：“让每一个南方人都见鬼去吧！关键是问问我们自己该怎么办。”但是她忍着没有说出口，那种厌倦的感觉再次回到她的心头，而且比刚才越发强烈了。因为埃什利竟连一丁点儿忙都帮不上。

“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只要看一看过去在破坏一种文明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就会知道了。那些机智、有勇气的人在经过过这样的事情以后还能存活下来，而那些没头脑和勇气的人就会被淘汰。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一次‘众神末日’^①也是饶有趣味的，虽然让人不怎么舒服。”

“亲眼看见什么？”

“众神末日。倒霉的是我们南方人过去都认为自己是神呢！”

“看在上帝的名义上，埃什利威尔克斯！请你不要站在这里对我胡说八道了，现在是我们塔拉所有的人都要被淘汰呢！”

她那越来越强烈的劳累感仿佛稍稍渗入他的心灵了，他从那无边际的思索中恢复过来，亲切地抓起她的双手，然后翻转过去，手心朝上，看着那上面的老茧。

“这两只手，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看的。”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吻着，“说这双手好看是因为它们这样强壮，上面每个老茧都代表一枚纪念章，斯嘉丽，每一个水泡都是对你勇敢无私的一份奖品。这两只手是由于我们大家，因为你父亲，因为那些女孩子、梅勒妮、孩子、黑人还有我，才会变得这么粗糙。亲爱的，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在想，‘站在这里的是一个不讲实际的傻子，口中只是在滔滔不绝地说一些有关古代诸位神灵的愚蠢的话，却一点儿都不顾活人所面临的危机’。莫非你不是这样想的？”

她点点头，埃什利放开了她的手，斯嘉丽期望他一辈子这样握着自己的手。

“你跑到我这里来是希望我能帮助你，不过我也同样没有任何办法呀！”

他看着那柄斧头和那堆木头，困苦和哀伤从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来。

“我的家园和全部的财产都完了，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那些钱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所属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毫无用处。我无法给你帮助，斯嘉丽，我只能努力学着做一个笨手笨脚但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虽然我这样做对你保全塔拉一点儿用处都没有。这时候我们一家只有靠你的周济才可以生活下去，是的，确实是靠着你的周济，斯嘉丽，我已经清楚了我们所处的这种境地，是多么痛苦。你为

① 众神末日：原文为德语，德语神话中指世界诸神在与所谓恶势力斗争中遭到毁灭。

我和我们一家人做了很大的牺牲，你是这样仁慈，我觉得这一生我都报答不完。一天天地，我越来越深切地感觉到这种情形。我也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我这个人是多么无能，我甚至觉得我们大家没有资格接受你的恩惠。我天天都想躲避现实，这样的习性使我在面对新的现实时越来越吃力。你能够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斯嘉丽点点头。虽然她并不能完全明白他说的意思，不过她却在敛神屏息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这是第一次，他对她倾诉自己真心的想法，虽然他外表上仍然离她那么遥远。她心里非常激动，就仿佛快要看见他的内心一样。

“我最大的毛病是不喜欢正视现实。这次战争爆发以前，生活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比幕布上上演的皮影戏更真实，可是我却宁愿它那样。我喜欢那些轮廓不怎么清晰的东西。我喜欢它们稍稍模糊些，喜欢它们隐隐约约。”

然后他停了下来，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一阵冷风吹过，他只穿着薄薄衣服的身子微微抖动着。

“换句别的话讲，斯嘉丽，我是一个胆小鬼。”

对于他方才说的那些关于皮影戏和模糊朦胧的话，她一点儿都不清楚，不过最后那句话她倒是能够听懂。她了解他说的不是实话。他并没有懦夫的性格。他那细长身躯的每一条线条都表明他是历代祖先英雄豪侠的后代，而且斯嘉丽的脑子中对他在战争中的经历有着清清楚楚的记忆。

“哦，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懦夫，他可能在盖茨堡战斗中爬到大炮上去鼓舞那快要溃散的士兵重新战斗吗？他会亲自给梅勒妮写信说到一个懦夫的事迹吗？再说……”

“不过那根本算不上勇敢，”他不屑一顾地说，“打仗就好比香槟酒，也能够像影响英雄一样影响一个懦夫。在战场上，为了不被杀掉，傻瓜都会勇敢起来的。但是我方才说的是另一码事。我这种怯懦的性格，比我第一次听见炮声就要逃跑的事情，还要不幸。”

他说得很慢，并且很吃力，将这一切都说给别人听使他心里很痛苦，好像他是站在一旁听自己那稍显悲伤的话一样。要是换了别人说这些，斯嘉丽一定会认为他是在假意谦虚或者是企图博得其他人的称赞，因此她会不屑一顾地轻蔑他。但是埃什利说的似乎是真的，他的双眼流露出使她感到困惑的神色——这不是害怕，也不是抱歉，而是那种无法避免而又势不可当的过分紧张的情绪。寒风再次吹过他们的身旁，斯嘉丽又湿又冷的脚踝又打起寒战来，但这次打冷战的理由不都是因风而起，主要还是由于埃什利那骇人的话语。

“不过，埃什利，你究竟害怕什么呢？”

“哦，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要是用什么语言表达出来就会显得很滑稽。这主要在于生活突然变得太真实了，你只能和现实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东西打交道，并且所有的一切和你息息相关。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不乐意在这么泥泞的土地上劈木头，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难以接受。我所喜欢的那种往日生活的美从此消失了，对于这些，我确实不能忍受。斯嘉丽，战争以前，生活都是那样美好。它和一件古希腊的艺术品一样圆满、齐全、匀称，并且又那样具有魅力。或许有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对于这一方面我是如今才懂得的。但是对我来说，十二橡树庄园的生活是真正美好的。那种生活完全适合于我。我属于那种生活。不过它已经全完了，我跟现在的新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我才感到惧怕。现在我知道我从前看到的只是一出皮影戏。我曾经对所有虚幻模糊的东西都回避着，不管是人还是情景，凡是过分现实的、有生气的，我都在逃避。我讨厌这些东西来干扰我的生活。我对你也回避，斯嘉丽。因为你就是这样，太有活力了，一切都太逼真了，然而我太懦弱了，宁愿跟梦想和幻影做伴。”

“不过……但是……梅勒妮呢？”

“梅勒妮好像一个梦，最温柔，这是我梦想中的一部分。如果战争没有发生，我本来可以悠闲平静地藏身于十二橡树庄园，然后度过我的一生，那样就能够满意地看着生命消逝，而我却能够永远不觉得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战争来了，一切都变得这样真实。第一次投身于战争的时候，你还可以想起那是发生在布尔伦河吗？我儿时的伙伴被击得粉碎，那些奄奄待毙的马在厉声嘶叫，我的枪声一响就看见人倒下了并且不停地流血，那种害怕的感觉令人厌恶，令人作呕。可是，斯嘉丽，那些在战争中都算不上是最坏、最糟的。最恶劣的是我不得不跟那些人相处。”

“有生以来，我都回避不去跟其他人打交道，因此我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位。这次战争使我明白，我自己曾经为自己创造的那个小天地，里面住着的都是一些喜欢幻想的人。战争也教育了我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可我应当怎样同他们相处它并没有教。我只怕永远都学不会了。不过现在我知道，为了养家糊口，我必须混在那些和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们之间寻找向前行走的路。至于你，斯嘉丽，却抓住双角和生活厮打，让它由你摆布。可这种生活我还能够怎样去面对呢？我告诉你吧，对这一切我特别害怕。”

他的声音低沉而且洪亮，他独自倾诉时的那种感情令斯嘉丽难以理解，斯嘉丽偶尔能够抓住一些词句，竭力想领悟它们的真正含义。不过，那些话却像野鸟一样从她手里轻轻地飞走了。在他的背后有某种东西像一条残酷无情驱赶畜牲的鞭子一样驱赶着他，但是她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斯嘉丽，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才明白我生活中的皮影戏早已经结束了，这

让我孤独而绝望。好像是在布尔伦河时吧，那时候我自己拿枪杀死了第一个人，在他死后的最初五分钟我明白了，不管怎样，我再也不能当旁观者了，由于皮影戏已经收场了。真的是这样，我在那时候却发觉自己在那幕布上，演着一个故作姿态、徒劳无益的小角色。我内心的世界已被人们侵占了，但这些人的思想跟我格格不入，他们的行动对我而言那么陌生，好像霍屯督人。他们用污秽的脚在我的小天地里到处蹂躏，就算情况变得无法容忍也仍旧找不到能够藏身的一席之地。开始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曾想过：战争要是结束了，我就能重新回到我以往的生活与旧日的梦想中去，重新去看看那皮影戏。不过，斯嘉丽，现在回去是不可能的啦！现在我们大家所面临的局面比战争还要糟糕，还比不上在监狱里。对我来说，比死亡还要可怕……所以，斯嘉丽，你看，现在因为害怕而带来的折磨正在被我忍受着。”

她在听这番话的时候，犹如在一个稀里糊涂的泥沼中挣扎，她开口说：“可是，埃什利，假如你担忧我们大家会挨饿，算了，得了，噢，埃什利，我们一定能够想出办法过下去的，一定有办法的。”

他睁着晶莹的灰色大眼睛凝视了斯嘉丽好一会儿，目光中流露的尽是钦佩的神色。但是他忽而又移开目光朝远处望去，斯嘉丽心里猛地一沉，意识到他刚才思考的并不是有关挨饿的事情。他们两个在说话的时候，经常像是各自在用着不同的语言。不过她仍然深深地爱他，每当他的目光变得这样退缩时，她就觉得一轮太阳，似乎要把她抛弃在黄昏的寒露里受冻，而独自沉落下去了。她真希望能够把他拉进自己的怀里，让他知道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并不是他所读到过或者梦中见到过的什么东西。她多么渴望自己可以同他合二为一，这种渴望是在他从欧洲回来，就在塔拉庄园的台阶上嘲笑的那一天产生的，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挨饿是很不好受的，”他说道，“我也挨过饿，因此我知道。不过对饿我并不认为很可怕。我认为可怕的是我再也无法见到以前那种优哉游哉的美好生活了，然而我却不得不去面对现在这种生活。”

斯嘉丽绝望地想道，或许梅勒妮会听懂他的话的意思。梅勒妮经常和他谈论诸如此类的蠢事，诗歌啊、书本啊、梦幻啊、月色啊、星星啊。不过她感到恐惧的那些事物，他却不害怕。他不怕肚子饿着，不怕喝西北风，也不怕被人赶出塔拉庄园。他面对的害怕，她却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也很难想象。上天啊，在这个劫后至残的世界里，除去挨冻挨饿和丧失家园以外，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

她觉得要是自己注意聆听，会知道怎样去回答埃什利的。

“哦！”她的声音里含着失望，好像是一个孩子有一个装饰美丽的包但却发现里面

空无一物一样。听到她含着失望的声调，他只好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表示歉疚。

“请宽恕我讲了那些话，斯嘉丽。我无法让你理解，因为你不懂得恐惧的意义。你有狮子一样的勇气，也缺少想象力，对这两种品性我很妒忌你。对现实你从来都不感到害怕，也用不着像我这样去躲避。”

“躲避！”

似乎只有他说的这两个字眼她才理解了似的。埃什利跟她一样，对斗争感到厌恶了，希望能够逃避。她的呼吸紧迫而急促。

“哦，埃什利！”她大声喊着，“不是这样的，我也想逃避，对这一切我都厌恶透了！”

他有点儿困窘地耸耸眉毛，她却把自己那滚热而殷切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你听我说，”她滔滔不绝地匆忙说起来，丝毫没有停顿的意思，“我告诉你吧，我厌恶这一切。简直是厌恶透顶，我有些难以忍受了。为了不饿肚子，为了钱我用力地挣扎，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还犁地，我几乎连一分钟都无法坚持了。我告诉你吧，埃什利，我们南方已经死了，它垮了！北佬、已经自由的黑人还有那些提包客抓住了它，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埃什利，我们一起跑吧。”

他低下头严厉地瞧了她一眼，她的脸跟火烧一般通红。

“是的，我们跑吧——丢下这儿所有的人！我厌恶替他们干活儿。自然会有人来照顾他们的。凡是自己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总会有其他人来照料的。啊，埃什利，我们跑吧，只有你跟我两个人。我们能到墨西哥去，墨西哥的队伍正需要军官，到了那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很惬意的。我为你干活儿，埃什利，我为了你什么事情都情愿做。你知道自己根本不喜欢梅勒妮……”

感动的神情从埃什利的脸上流露出，想对斯嘉丽说些话却被她滔滔不绝的话语给挡住了。

“那一天你曾经告诉我，你爱我胜过爱梅勒妮，哦，你肯定不会忘记的！我知道你并没有改变！这我能够看得出来！你刚才还说她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噢，埃什利，我们离开吧！我一定能让你生活得非常快乐。不管怎样，”她恶狠狠地补充说，“梅勒妮永远不可能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方丹医生说过她以后再也不能给你生小孩儿了，可我能够给你生……”

他用力抓住她的肩头，她感到很痛，由于这，她无法继续往下说，不过仍旧气喘吁吁。

“在十二橡树庄园的那一天我们应当忘记。”

“我认为我能够忘记呢？你自己忘记了吗？你能真心地说你不爱我吗？”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急忙说：

“不，我不爱你。”

“你说谎。”

“就算我撒谎吧，”埃什利声调特别平静，“这是不容讨论的事情。”

“你是说……”

“即便我讨厌梅勒妮和小博，你觉得我能丢下他们两个一走了之吗？难道我能让梅勒妮这样痛苦吗？难道我能让他们娘俩去靠亲友的救济生活吗？斯嘉丽，你疯了吗？你的心怎么没有一点儿忠贞的意识了呢？你不能抛弃你爸爸和两个妹妹不管啊。你应该对他们负责，就像我应该对梅勒妮和小博一样负责。不管你对这里是否感到厌倦，只要他们依然在这里，你就得为他负责。”

“我能丢开他们——我厌恶他们——对他们我厌恶极了……”

他朝斯嘉丽俯过身去。有好一会儿，她的心紧张得怦怦乱跳，认为埃什利要来拥抱她。不过他没有那么做，只是拍了一下她的肩膀，犹如安慰一个小孩儿那样。

“我知道因为你太厌倦、太疲劳了，因此你才讲出这种话来。你肩负的重担，也只有三个男人才能够挑得起。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助你的，我不希望总是这样给你添麻烦……”

“你要是想帮我就只有一个办法，”她难过地说，“那就是你带我离开这里，到其他的地方去重新开始。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东西呢？”

“不错，没有什么，”他冷静地说，“除了名誉，我们一无所有。”

她用几经挫折的眼睛望着埃什利，好像初次发现他那两道新月形的睫毛，密密层层，好像熟透了的金黄色麦穗。他的头傲慢地盘踞在那光着的脖子上，他一身褴褛，模样十分可笑，他那挺直的身躯仍旧显示着他的门第、尊严。她和他的目光相遇了，她的眼里明显地流露出期望之情，不过埃什利的那双眼睛就如同在灰色天空下的两泓山泉那么遥远。

在他的目光中，她看到了自己这种放荡梦想和放肆欲望的破灭。

她又难过又疲惫，垂下头两手捧着脸哭了起来。他从没见过她哭。他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性格刚烈的女人居然也会哭，心里情不自禁地涌起怜悯和悔恨之情。他急忙向她凑过去，马上将她搂在自己的怀里，亲切地安慰她，让她的头紧紧贴在自己胸口上，在她的耳边低声说道：“亲爱的，我勇敢的可爱的人儿，别哭了！你不要再哭了！”

二人这么一接触，埃什利觉得她在自己的怀里发生了变化，她那苗条的身躯有一股狂热，那么具有魔力；她抬起头仰视着他，热情的光辉在她那绿眼珠里洋溢着，柔和万分。一瞬间，周围已不再是肃杀的严冬，他们觉得春天已经到来——那个香气扑鼻、翠绿的